

感叹诗学

作家出版社

敬文东



感叹诗学

作家出版社

敬文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叹诗学/敬文东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9

ISBN 978 - 7 - 5063 - 9483 - 3

I. ①感… II. ①敬… III. ①诗歌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9615 号

感叹诗学

作 者: 敬文东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 数: 172 千

印 张: 7.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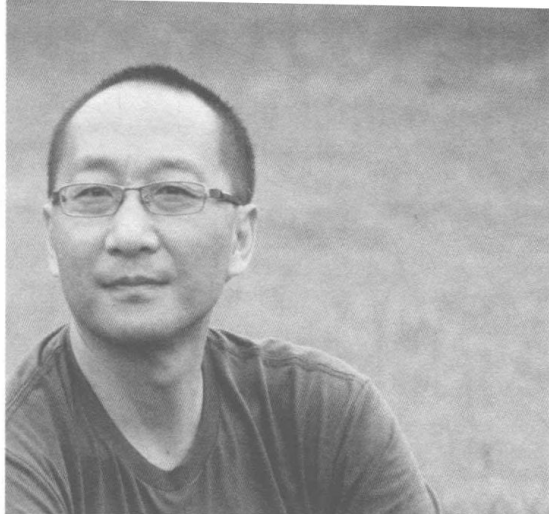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9483 - 3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敬文东

1968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文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有《流氓世界的诞生》《指引与注视》《失败的偶像》《随“贝格号”出游》《事情总会起变化》《牲人盈天下》《艺术与垃圾》《皈依天下》《感叹诗学》等专著，有《写在学术边上》《颓废主义者的春天》《梦境以北》《网上别墅》《房间内的生活》等随笔、小说和诗集，另有《被委以重任的方言》《灵魂在下边》《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等文集。

所谓传统，就是人们“顶多能创造一种私人的、本质上可改变的过去”，因为“过去模仿现时远甚于现时模仿过去”。

——马泰·卡林内斯库 (Matei Calinescu)

目 录

兴与感叹

作为一种内爆型延伸的兴 1

滋生与创化 12

兴的声音化 24

感叹与诗

感叹之由来 34

抒情传统 44

启程于甲骨文的叹词 52

诗与叹词

经验与形式 65

“兮”与“呜呼”新解？ 70

作为现代顽症的孤独 79

现代人性 83

不可解除的东西唯有孤独 90

被赞美的现代性 93

帝国化或屁声化	99
道德主义	106
以昌耀和郭小川为例	109
颂歌	117
叹词的螺旋式上升	123
诗与颓废	
万古愁，及时行乐	127
颓废	135
诗，蔑视	147
醇酒，妇人	158
颓废的时间形式	173
颓废的空间形式	181
颓废和笑着	191
诗的新路向	200
结语	208
参考文献	210
后记	226

兴与感叹

作为一种内爆型延伸的兴

在漫长的中国诗学史上，赋、比、兴是先贤时俊们颇多提及的概念，衡文论诗者对之青睐有加，积攒的文献更是车载斗量。现代学者普遍相信，早在与古人缘慳一面的甲骨文中，已有“兴”字出没，毫无躲闪、犹豫、恍惚之意，也无彷徨、羞涩、板滞之态。商承祚认为，甲骨文中的“兴字象四手各执盘之一角而兴起之”^①——在此，“兴起之”算得上点睛之笔。杨树达与商氏恰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却也“略”有差异。他认为，“兴”字更可能“象四手持帆之形”^②。在此基础上，兴的大多数现代研究者倾向于承认：“象四手”“执”物（无论“盘”还是“帆”）之“兴”，很可能与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关系密切，甚至等同于，或者干脆就是

① 商承祚：《殷契佚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3年，第62页。

②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97年，第90页。

祭祀^①。赵沛霖在详细考察过兴的发生、发展史后，很是明确地说：“兴的起源植根于原始宗教生活的土壤中，它的产生以对客观世界的神话为基础和前提。”^② 种种功夫过硬的证据，还有肌肉发达的迹象足以表明：兴极有可能是远古时代的中国人特有的原始宗教仪式，他们“群体性的举盘牲、旋游、呼叫构成‘兴’的初始涵义的基本内容，这正是上古时代乐舞用于祭礼活动的真切写照，因亦是‘兴’的内涵之所由来了……‘兴’起源于古代的乐舞祭祀活动，它标志着这一活动过程中的生命感发状态，并意图凭借这一感发的力量以沟通天人。”^③ 中国的上古先人们更愿意相信：兴依靠特有的“生命感发状态”，能够神人以和，能够天人相通，能够协调乾坤与阴阳，最终，能够抵御、调教或驯服命运，甚至能化命运中的厄运部分为可承受、可吸吸之物。

在不少时刻，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见解总是值得期待：“嗓音在把空气和空间塑造成言语模式的功能出现之前，完全可能有一种不大专门化的用叫喊、咕哝、体姿和指令等表情达意的方式，一种以歌舞表情达意的方式。”^④ 中国先民们早在鸿蒙初辟之际，在“言语模式”将生而未全生、“将飞而未翔”^⑤ 的临界点上，就“群体性地举盘牲、旋游、呼叫”，正与麦克卢汉嘉

① 参阅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01—140页；参阅周策纵：《古巫医与六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2—143页。古人没有见过甲骨文，故基本上没人从宗教的角度解析兴（参阅彭峰：《诗可以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126页）。

② 赵沛霖：《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页。

③ 陈伯海：《释“诗可以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④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

⑤ 曹植：《洛神赋》。

许、推崇的那种“表情达意的方式”遥相呼应，只因为“口头传统突出的是说话像身势语，身势语像‘寒暄’（phatic communion）”^①。和其他更复杂、更理性的方式比起来（比如成熟、缜密、整饬和谨严的语言文字）^②，原始“乐舞”很可能更贴近先民们较为粗糙、较为本能，也有几分任性和执拗的小心田；文辞简约的“歌”与动作简易的“舞”两相搭配，则和先民们尚未充分“人化”的内心世界振幅相同，并且比邻而居，却又算不得“诗意地栖居”（用“羲皇上人”等语汇去描写古人的生存状态，大致上出自于不满世事的后人的刻意杜撰^③，“虽颂皆刺也”。^④）。由此，拥有“生命感发状态”和“感发力量”的宗教—祭祀之兴，抢在“言语模式”完全固定、成型之前，跃迁为上古先民们的内心的外化形式，突变为中国古人的心愿的外部造型，并且在“举盘牲、旋游、呼叫”的过程中，为内心和心愿下了一个形象化、动态化，但最终是声音化的“转语”^⑤，具有强烈的视听效应（尤其是听觉效应^⑥），感动、感染了神灵，让神灵乐于吐露生存的谜底，泄露命运的代码^⑦。此等风度

① 弗兰克·秦格龙（F. Zingrone）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② 李泽厚认为，和西洋的文字乃记载语言之工具相反，汉字是乃语言的统帅，不能说先于语言，但能领导语言（参阅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三联书店，2015年，第159—164页）。其复杂性自非乐舞可比。

③ 参阅陶渊明：《告子俨等疏》。

④ 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卷二一。

⑤ 所谓“转语”，可参阅《景德传灯录·百丈怀海禅师》。

⑥ 有关这一点，麦克卢汉有精辟的论述：“原始人生活在一架暴虐的宇宙机器中，其暴虐性远远超过了重文字的西方人所发明的一切机器。耳朵世界的拥抱性和包容性远远胜过眼睛世界的拥抱性和包容性。耳朵是极为机敏的。眼睛却是冷峻和超然的。耳朵把人推向普遍惊恐的心态。相反，由于眼睛借助文字和机械时间而实现了延伸，所以它留下了一些沟壑和安全岛，使人免受无孔不入的声音压力和震荡。”（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前揭，第180页。）

⑦ 参阅周冰：《巫·舞·八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昭示的情形，可比成千上万年后的现代人幸运得多——

啊，你终于如预言所说的无语而来，

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何其芳：《预言》）

作为概念的“内爆”（implosion）和“外爆”（explosion），是麦克卢汉著名的观念发明物，在为其学说看家护院、保驾护航那方面，非常管用和得力，但又常常令“头脑”糊涂的人，一时半会儿摸不着“头脑”。饶是如此，麦氏的中国研究者还是就内爆和外爆的含义，做出过准确、清晰的解读：

麦克卢汉将媒介对人体的延伸划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延伸：在倚重动力机器的机械时代，人类完成了运动器官和身体本身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这是一种人体动力学体系的“外爆”型延伸，而实现人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不断延伸的机器，就是人类世代创造的“体能机”；在倚重电子媒介的电子时代，人类完成了感觉器官和中枢神经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这是一种智能体系的“内爆”型延伸，而实现人的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瞬态化延伸的机器，就是人类在19世纪中叶以来创造的“智能机”。^①

即使是严格依照这样的解读，即使是对这种解读方式猴学人样般亦步亦趋，仍有理由将兴看作内爆型延伸和外爆型延伸的统一体。

① 李曦珍：《理解麦克卢汉》，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4—45页。

这样讲，从表面上看，很可能是吃了豹子胆，或恶向胆边生，事实上并无攀附麦氏之嫌，更未不解风情地误解麦氏。令人吃惊的是，作为人的特殊延伸，兴似乎更倾向于自己的内爆特性，无须乎苦苦挨到“19世纪中叶以来”。虽然兴没能让中国的先民们完成“感觉器官和中枢神经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却让他们的感觉器官，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延伸至整个宇宙洪荒。并且，绝对是在一个猝不及防、电光石火般的“瞬态化”之间，就到达了神灵的居所，和神灵接上了关系，获取了命运的信息，还有生存的遗传密码——又何止“小小”一个可以“让苍蝇碰壁”的“寰球”呢^①。同兴的内爆特性相比，它更显而易见的体力性外爆特征因为过于原始和粗糙，反倒不值一提，更无须考量。

作为兴的表达形式，原始乐舞更愿意与不“掺”杂质的激情“掺”和在一起，所谓“乐舞兴情”^②。虽然“激情是理性的一个对冲，用以释放人类不能以理性语言说出的各种无意识”^③，但它似乎更应该成为兴的营养，或更应当被看作兴的肠胃：对于宗教—祭祀之兴，激情意味着能量，意味着爆发力。不用说，只有深陷于“生命的感发状态”，兴才有力气成为人的内爆型延伸（物），才能因为自己的激情（这奇特并且奇妙的中枢神经系统），而感化神灵，而感动宇宙洪荒。这种内爆型延伸方式的关键要领，就是要在一个“瞬态化”之间，依靠不掺杂质的激情，而非奥·帕斯（Octavio Paz）所谓“批判的激情（critical passion）”^④，将神灵整体性地纳入

① 毛泽东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有言：“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② 陈伯海：《释“诗可以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③ 冯强：《诗歌与行动》，于坚主编：《诗与思》第2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

④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

自身。李泽厚从哲学-人类学（而非科学实证）的角度，十分笃定地认为：以乐舞为基本形式的巫术祭祀“不是某种被动的请求、祈愿，而是充满主动精神（从行为动作到心理意识）的活动成了关键……它是身心一体而非灵肉两分，它重活动过程而非重客观对象。因为‘神明’只出现在这不可言说不可限定的身心并举的狂热的巫术活动本身中……‘神’的存在与人的活动不可分，‘神’没有独立自足的超越或超验性质”^①。看起来，简陋、粗糙、原始，但棱角分明的宗教-祭祀之兴，比“19世纪中叶以来”的“智能机”反倒更进一步，更胜一筹。依麦克卢汉之见，“智能机”延伸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其“内容”（当然是所谓的）为信息，而信息快速、迅捷，眨眼即至，以至于完全取消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不由分说间，便将“小小寰球”微缩为更加渺小的村落（global village）——至少在人的心理感觉上就是这样。依麦克卢汉惯常的思路，宗教-祭祀之兴同样延伸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却又不仅仅以“神”（或“神明”）为其“内容”，还部分性地参与了对“神明”（或“神”）的创造——李泽厚的哲学-人类学描述，正与麦氏的传播学观点遥相呼应。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宗教-祭祀之兴自作主张，创造了“神明”理当秘藏的底牌，进而得陇望蜀，不可思议地变秘藏为谜底。变秘藏为谜底更有可能是兴的目的之所在，是激情渴望达致的目标，但又不是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所谓的“押韵咒语”^②。谜底不似信息那般眨眼即至，而是从一开始，就与中枢神经系统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以至于从根本上，取消了“眨

① 李泽厚：《己卯五说》，三联书店，2008年，第164页。

② 参阅约瑟夫·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5页。

眼”所表征的那瞬刻的光阴，比电光石火间的“瞬态化”更胜一筹，恰如一首藏族民谣所唱：

在看得见你的地方，我的眼睛跟你在一起。

在看不见你的地方，我的心跟你在一起。

对麦克卢汉有过良多启示的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说得既实在，又富有诗意：“延伸物的进化却比生物体身体的进化快得多。汽车和飞机是从人脑中的梦想演化而来，经过许多简单而不完备的形态以后，它们演化成了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复杂的机器。”^① 作为人的精神性延伸，兴的演化与纯粹物质性延伸物（比如汽车、飞机）的演化同中有异：兴自诞生以来，也许在其形式和程序等方面，会变得复杂、精致，甚或考究，但就宗教仪式自身的角度或意义而言，就其内爆型延伸（物）的性质来说，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演化和改进。事实上也不需要任何演化与改进，因为“起源即目标”^②，因为只有人的需要，才是一切技术进化的施精者，或助产士。汽车、飞机被复杂化后，除了性能更稳定、可靠，最起码还能增进速度，继而神话速度，以至于唆使现代人依赖速度，有瘾于速度；兴即使被无限复杂化后，也不可能提高人神以和的效率，更遑论波及到天人相通的速度，因为兴本来就意味着对“眨眼”的否定，意味着心与“神”（或“神明”）零距离相处——被一“心”念叨着的东西，一定会时时刻刻零距离存乎于念叨者的“心”头，

① 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②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以我狭窄的视野》，《倾向》1994年秋季号。

比“眼睛跟你在一起”还要直接与坦率。所谓“瞬态化”，不过是谦虚、客气或保守的说法而已。零距离不依赖、不需要任何机制上的改变，也根本无所谓是否改变。

一切人造物和受造物都将死亡，唯有死神不死。但这种情形，并非意味着宗教—祭祀之兴不会在其他演化线路上有所进益，或有所改变。从作为学术新贵的人类学角度观察，人类逐渐走出蒙昧状态几乎是必然之事——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无疑来得更确凿，也更醒目^①。依麦克卢汉之卓见，语言确实当得起“人的第一延伸物”之美誉，无论是从时间先后顺序上来说，还是从重要性的角度上来说，情形都将如此。麦克卢汉的表述很清晰：“言语是人最早的技术，借此技术人可以用欲擒故纵的办法来把握环境。语词是一种信息检索系统，它可以用高速度覆盖整个环境和经验。语词是复杂的比喻系统和符号系统，它们把经验转化成言语说明的、外化的感觉。它们是一种明白显豁的技术。借助语词把直接的感觉经验转换成有声的语言符号，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刻召唤和找回整个世界。”^②和其他受造物迥然有别，人类所能拥有的一切形式的延伸，都必将是语言这个第一延伸物的阶段性产品——麦克卢汉及其讲英语的前辈奥斯汀（J. L. Austin）都乐于如此暗示^③。饶是如此，语言的吊诡、怪

① 参阅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9—143页；参阅易华：《齐家华夏说》，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0页。

②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前揭，第77页。

③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也暗示了语言是一切延伸物的延伸物：“动物的进化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通过器官（或行为）的改变或新器官（或行为）的出现来进行。人类进化的大部分通过发展人体或人身之外的新器官来进行，生物学家称为‘体外地’或‘人身外地’进行。这些新器官是工具、武器、机器或房子。”（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伟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4页）另可参阅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25页。

异之处，还是被一向算无遗策的麦克卢汉给揪了出来：“语言之于智能犹如轮子之于脚和人体。轮子使人的肢体更轻盈、快速地在事物之间移动，使肢体的卷入越来越少。语言使人延伸和拓展，却又使人的官能割裂。人的集体意识或直觉，由于言语这种意识的技术延伸而被削弱了。”^①正是在此基础之上，麦氏的同胞兼膜拜者特伦斯·戈登（Terrence Gordon）才敢判定：语言“既延伸人体，又‘截除’人体。增益变成了截除”^②。而“自我截除不容许自我认识（Self-amputation forbids self-recognition）”，于是，“集体意识或直觉”被“削弱”后形成的“麻木”，就是恰如其分的结果，甚或理所当然的结局^③。因为语言从正面加固了意识，强化了理性，增益了经验，所以，作为一种原始的宗教-祭祀方式，作为言语稀缺状态（而非饱和状态）下的宗教-祭祀仪式，以乐舞为根本外形与内核的兴渐渐失去作用，最终进入它自身的“麻木”状态，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有不断发展、跟进和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语言撑腰，愈加理性的中国先民对兴的依赖必定越来越少，兴留给他们的记忆也会愈加寡淡。但在兴的内心深处，却从未放弃对新型演化方式的渴望，对新路途的期许，类似于西方人所谓的“永生的意志”（the will endure）^④。宗教-祭祀之兴拒绝消逝于人的记忆；它渴望自己的转世灵童的热切度，远甚于无勇气渴望自己转世灵童的现代中国人——

我有草履，仅能走世界之一角，

①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前揭，第100页。

② 特伦斯·戈登：《〈理解媒介〉（增订评注版）序》，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前揭，第7页。

③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前揭，第59页。

④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页。

生羽么，太多事了呵。

（李金发：《题自写像》）

在已被成功破译的甲骨卜辞中，有非常著名的一段话：“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① 近人萧艾从宗教—祭祀仪式的角度，就这段卜辞有过一番别出心裁，又富有创意的解析，但似乎更应该说成极具灵感的猜测：“主卜者领唱‘今日雨’时，陪卜的贞人遂接着念：‘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如此一唱一和，祈求之祭事宣告完毕，音乐、舞蹈、诗歌的表演，也至此结束，是之谓‘巫风’。”^② 从发生学和历史主义的角度观察，“巫风”必定建立在“兴起之”（商承祚语）——亦即激情与虔诚——的基础之上；宗教—祭祀之兴则是“巫风”的突出形式，更有可能是“巫风”的先行者，或原始形态^③。也许是有鉴于此，今人傅道彬才给出了一个看上去颇为合理的阐释学判断，似乎为宗教—祭祀之兴在自我“麻木”之外，找到了它渴求中的新路途（或称转世灵童），还迎合了语言的欲望及其一再张扬的自我：

看似寻常的祈雨卜辞其实是宗教祭祀中的诗歌子遗，原始兴舞与歌诗一起表现着宗教祭祀的庄严与宏大，祭祀与歌舞的不断重复，积淀在早期人类的情感世界，成为引发人类兴致的心理结构……诗总体现着原始人类热烈而兴

① 郭沫若：《卜辞通纂》第375片，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68页。

② 萧艾：《卜辞文学再探》，《殷都学刊》编辑部：《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第249页。

③ 参阅林河：《古雒寻踪》，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155—244页。